

我眼里的姐姐

孙欣怡

学校：华中科技大学
附属中学
年级：九年级
指导老师：张安

我有一个姐姐。

姐姐和我长得极像，只不过我们的脾性天差地别，看着她，我总有一种我的躯壳中住着一个陌生灵魂的错觉。

我喜静，她好动。我可以在有风的窗前静坐阅读至地老天荒；她坐不到两分钟就会频频侧目窗外，向往在阳光下撒欢奔跑。我内敛温顺、安分守己，她张扬叛逆、肆无忌惮。这样的两个人怎么相处？

但实际上，姐姐待我很好，我也很爱我的姐姐。

在我最初拥有意识时，第一个见到的便是姐姐。

自那以后，姐姐便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，寸步不离。

她是我的至亲，亦是我的挚友。

只是奇怪的是，当我想把姐姐“介绍”给几个同学时，她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：惊疑，惶恐，还有……是怜悯吗？她们想不通，像我这样老实规矩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如此异想天开、狂放不羁的姐姐。

姐姐喜欢跟我聊天，喜欢带我玩，每当我遇到烦恼时都会想尽办法哄我开心，帮我振奋。不过我出现学习上的问题，比如碰到不会做的题，她便无能为力，因

为她贪玩，她也不会，我不会怪她。

姐姐尤其喜欢小区园子中的一株株玫瑰，用她的话说，是因为这些花开得肆意潇洒、豪放不羁，盛开时如火在翻涌燃烧，热烈又张扬。我们经常闲暇时相互依偎在花旁，我把脑袋搁在她的肩头，听她讲故事，看天边云卷云舒，醉在花香里。

能不能就这样，一辈子都这样？我经常在心里甜甜地想。

不记得是哪一天，长期在外工作的父母突然闯入我的生活。

这个陌生的男人是我的爸爸吗？这个女人是我的妈妈吗？我问姐姐。

姐姐说是，那便是。

我们一起上前迎接，爸爸妈妈紧紧抱住了我，他们的眼底有晶莹在闪，那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爱吧。

我递上一叠满分的试卷，爸妈随即魔法似的从包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包裹。他们说都是给我的，他们笑得那样好看。

可是，他们只说这些礼物是给我的，那姐姐呢？还有，他们刚刚也只抱了我，好像姐姐是个“透明人”。

我盯着他们，满心疑惑，问了出来。姐姐似乎想阻止，却已然来不及了。

“你姐姐？！”惊诧与错愕从他们瞪大的眼里不加掩饰地倾泻而出，很快，恐慌与焦急之色也爬上了他们支离破碎的面孔。他们的脸在放大，我感觉有人在猛摇我的肩膀和手臂，有人在冲我大叫，我只能迷茫地看着眼前的男女，

不，那是我的父母。

“谁是你的姐姐？”

“你的姐姐在哪儿？”

他们的声音因为情绪的失控在发着抖，好像浸满了恐惧与担忧，我也开始不受控地打颤，只能模糊地辨认出这两个问题。

“她是我姐姐啊，不就在这里吗？”我指向姐姐。

室内的空气被冻住了。

他们看不到姐姐。

男人跌坐在地上。

女人的眼泪也落在地上。

我被吓傻了，不知所措。

……再次回神时，爸爸妈妈跟着一个白大褂出了房间，门咔嚓一声被合上。

身边同样一身白的女人将手搭在我的肩头，问我要不要吃糖。

我说要。

她给了我一颗，随即想起了什么似的又给了我一颗。

我冲她感激一笑，分了一颗给姐姐。

女人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目光很温柔，却还掺着没来由的伤感。

静寞，死一般的。

再从房间出来时爸爸妈妈都通红着眼，小白兔似的。

我紧紧握着姐姐的手，很使劲，因为我感觉一不留神她就要消失了。

姐姐轻轻回握住我，神情竟比几个大人更平静镇定。

回到家，爸爸妈妈又一次将我和姐姐挡在了房间门外。我好像听到了交谈声、叹息声，还有啜泣声。我和姐姐小心地贴在了门板上偷听。

“怎么会……人格分裂……”

“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……”

分清主人格和分裂人格……治疗，就是要杀死其中一个吗……”

声音模模糊糊的，断断续续的。

什么意思？

杀死其中一个是什么？

血在变凉。

我把头埋进姐姐怀里，不想也不敢再往下听。

姐姐轻轻拍着我的背。

往后的好几个月，我和姐姐不时就要去见那位白大褂，他问我问题，我只管回答，又因为他，我得吃好些药片。

姐姐还是每天陪着我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变。

但在那一天中午，我们在园中嬉戏，耀眼的阳光好像直接穿过了姐姐的身体。

姐姐的身影好像在变淡，只是不明显，我没能立即发觉。我惊恐地瞪着她，她只是在笑。一向洒脱不羁的姐姐忽然给了我另一种感受——沉重的温柔。她要变成我？

我拼了命地想留住她，可她却是在加快从我的世界中消失的速度。

上周二早上，再睁开眼，白大褂和父母眼含欣喜地望着我，说我现在状态真好。我环顾四周，却没了那熟悉到骨子里的身影。

我刚刚想找谁？

我忽然一愣，脸颊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

我刚刚想找的是……姐姐？

我不敢确定。

记忆一片混乱破碎。

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打在我脸上。

我曾有一个姐姐吗？

我也不记得了。

【推荐词】

文章初看不太好懂，细读下去才渐渐了悟：“我”是一个学习优秀的乖乖女，内敛温顺、安分守己，但躯体中住着另一个热情奔放、张扬叛逆的灵魂。“我”把她叫作“姐姐”，感觉一直就陪伴在左右。她保护着“我”，其实是“我”在自

我保护。

多重性格或说多重人格，就像“强迫症”一样，几乎每个人都有，少属“正常”，多则“病态”。作者采用玄幻、变形和象征的手法，将“我”与“姐姐”融洽相处的微妙幻觉写得栩栩如生。最后，父母和医生联

手赶走了“姐姐”，“我”恢复了“正常”，但也从此失去了性格的另一面。

这篇构思奇异的文章，你可以把它解读为一个精神病人回魂康复的过程。但作者显然另有深意，关于“天性”，关于孩子的孤独和自我

保护，关于究竟什么是“正常”……会引发我们很多的联想和思考。

(楚才评审团)